

《军旅丛书》之四

血洒越南——60年代
援越抗美战地采访纪实

主编 尚力科 邢志远

中国人事出版社

目 录

前言 军旅丛书编委会(1)

·上 编·

随军入越 战地采访

秘密出国 援越抗美——

- 随高炮 61 支队入越作战 栗瑞华(1)
赴越战斗采访十记 李振森(23)
我们是正义之师 栗瑞华(35)
风展红旗过大关

——高炮 63 支队援越抗美战斗纪实..... 方 航(54)

- 援越抗美琐记 龚瑞亭(78)
三次对空作战的摄影采访 龚瑞亭(97)

- 镜头,留下一片情思 郭道义(103)
援越抗美随军生活琐忆 洪 炉(109)
为援越抗美“打前站”

——随我军事代表团赴越

- 勘察地形纪实 尚力科(123)

·下 编·

访问越南北方

- 两次难忘的赴越访问 西 虹(189)
主席府的晨光 西 虹(191)
红海花 西 虹(196)
分界线上的战斗 西 虹(204)
竹炮计 西 虹(208)
高炮阵地奏凯歌 张炳新(212)
胜利之源 张炳新(218)
人人都是抗美救国的战士 张炳新(224)

访问越南南方

- 想起那个年代 李 琛(228)
光辉的战旗——南越解放军
“X 部队”访问记 马真划 李 琛(231)
“逼着美军放下刀叉用筷子吃饭”
——越南南方石坑战斗
 战场巡礼 马真划 李 琛(239)
烽火路 马真划(246)
一个伟大的革命战士 马真划(252)
越南人民无限热爱毛主席
..... 马真划 李 琛(258)

·上 编·

随军入越 战地采访

秘密出国 援越抗美

——随高炮 61 支队入越作战

栗瑞华

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,但愿不被人们遗忘。

——本文作者

时光流逝,我常常想起 25 年前,参加抗美援越的难忘情景。

1965 年 8 月,是美国扩大侵越战争为标志的北部湾事件的第二年。战争逐步升级,越南北方吃紧。

美国空军惨无人道地向越南北方投下成千上万吨炸弹，给越南人民留下了死亡、疾病、伤残和灾难。越南处于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。我军高炮部队应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的请求，奔赴越南战场。我曾作为首批入越的《解放军报》记者之一，随同我高炮 61 支队，参加抗美援越作战，履行国际主义的崇高义务。现在我把耳闻目睹的人和事整理出来，以飨读者。

从国内到安沛的实况

报告之一，写于 1965 年 8 月 5 日

我是 8 月 3 日清晨，来到云南省开远县抗美援越某后勤分部的。目的是乘坐从这里出发开往越南安沛的运输车，追赶上 8 月 1 日已经开往前线的先头部队。午饭后，即乘坐一辆崭新的解放牌卡车上路。分部部长边克信、副政委张克忠、宣传科长向克勤为我送行。看着他们匆忙、急促的模样，再看看分部那些临时搭起的仓库、防雨棚，堆成一个又一个小山头一般的各类军用物资和装备，此情此景，完全是一派战备的紧张、繁忙景象。这三位分部的同志，都来自大机关，是在比较稳定的环境里工作的老同志，当他们接受抗美援越任务之后，整日奔波于理不清、忙不完的工作中，为着保证出国部队的给养和供应。成千上万吨的物资，要从他们的肩上和手里流向汽车里，然后运载到越南。从部长到炊事员、通信员，常常是

夜以继日地跟班作业，每天能够睡觉三四小时就是幸福。就在这个野外荒郊的后勤分部里，我仿佛已经摸到了中国人民和自己的军队跃动的脉搏，看到了抗美援越的诚意、决心和力量。

我乘坐的汽车经文山、西畴，其间在一个兵站里，换上我军被服厂赶制的越军服装，然后赶至麻栗坡边境口岸——船头。因为是单车开进，越方边防检查站看过签证才放行。当然，完全是一种热情友好的气氛，越方人员见到中国军队同志，脱口而出：“早，农基！（同志，你好！）”夜幕深沉，白雾浓浓，我们的车闭灯行驶，经过越南河江省会，只看到稀疏的纸糊灯笼在街道上幌动。在慢行的车里细看，还能见到熙熙攘攘的人群，有卖香蕉、柚子、柑桔的摊点，还有卖夜宵的小饭馆。忽然间，咣、咣、咣的铁皮撞击声响起来，听到简易报警器的响声，人们熄灯灭火，东躲西藏。不一会，隆隆的飞机声掠过上空。越南笼罩在战争的苦难中。真是一种“国无宁日，民无安时”的状况。正是因此，应胡志明主席的要求，我们的部队出国抗美援越，履行国际主义义务，确实是正确的决策和正义的行动。这一点，为我们开车的司机小李很明白，我坐在驾驶室里，他技术高超，盘山险道行车，左弯右拐，上山下坡，车速不减，那调换挡位的动作，使你感到象在平路上坐车一样。他是北京人，从青藏公路线来到抗美援越前线，这个随时有危险，要付出生

命代价的战争环境里。但他曾对我说：“咱们苦点、危险点，没啥。毛主席、周总理都告诉过我们，解放了的人民要帮助还没有解放的人民。这点咱们做得到。”朴素的思想，简明的话语，把中国人民的骨气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的志气，表露得坦坦荡荡，象一泓高山清泉，一眼看到心底。

深夜三点，车突然停下来。我看到了难忘的动人场面：在我们前面，至少已经停下了30辆以上的各类卡车、炮车。原来是一座江桥被美国飞机炸毁，白天无法通行，也无法修复，修复了又被炸坏，我援越的工兵战士，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，在两岸的桥墩处，拉起由四根钢绳架起的凌空钢桥。飞机在高空看不到桥形，低空也无法辨别，只能看见一座断桥。然而每当夜幕来临，工兵战友便把厚实的木板铺到钢绳上，车辆从木板桥上有秩序地通过。在江岸桥头，车堵人拥，天黑闷热，几百人的队伍疏散在江畔的丛林、沟谷中，当地的越南男女民兵，肩挎竹篮，热情地将香蕉、柠檬塞到每个人手中。你若拒绝，这些民兵会用十分陌生的中国话讲，“你不吃，越南人民就对不起你们。”给我送来柠檬的是一位老大爷，他会讲半生半熟的中国话，当他把两个柠檬递给我时，我感谢、坚辞，都不依，终于接下时，他扬起缀满长长的白胡子的下颏笑起来，眼睛看着我，示意要我当场吃下去。待我剥柠檬皮的时候，他把柠檬接过去，用指甲

掐出一个小洞，然后用手挤出柠檬汁，要我用水壶接住汁滴。我明白了，柠檬虽小，只有杏子那么大。但浓度是很高的，不兑进清水里，酸得难以进口。当我按老人的办法，把另一个柠檬汁挤进水壶，又把水壶晃荡几次，痛饮几口的时候，老人作揖，十分高兴和欢欣。

车过桥，向安沛急驶。在茫茫的黑夜中赶路，是我多年来不曾遇到过的事情，特别是闭灯行车，更是在国内很少碰到的。时间就象命令，天亮前务必到达安沛。

为国增光的第一件大事

报告之二，写于 1965 年 8 月 10 日

来到安沛一个星期了。

安沛是安沛省的省会，处于红河三角洲的顶端，越南通往中国云南铁路的中间，是铁路、公路、水路汇合的交通中心，为越南北方的重要城市。

从国内到国外，从和平环境转入战争环境，着实要有个适应过程。然而，几天来，就我从支队部到连队所了解到情况而言，无论干部战士对新环境的适应过程都转得既快又好，反映了我军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。支队长王庆华告诉我，全支队所属的 601、603、629 三个装备略有不同的团队，8 月 1 日从国内出发，第一批于 8 月 2 日凌晨到位，最后一批 8 月 8

日才到达。部队到达时间不论先后，他们都按规定的
位置、任务和目标，占山头、巧隐蔽、搞伪装，一切顺利而迅速。支队长说，可以到各个山头上跑一跑，看
一看，大家都在激烈的战斗中奋勇杀敌，为国立功，
拼命干着呢！副政委铁英同志介绍，支队长是位红军
战士，他自己是抗战初期投笔从戎的知识青年。几十
年的战争和军旅生活，陶冶了他们这一代人最强烈的
的爱国心、民族魂，又有最严格的时代使命感和责任
感。眼下，来到越南国土，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紧迫
感，驱使他们严格要求自己，也要求部队一切工作要
做得好上加好，不得丝毫马虎，不得丝毫懈怠。

这支部队曾于 50 年代抗美援朝战争时期，同美国空军打过交道，具有光荣的战斗传统和作风，又有
一定的开赴异国作战的经验。无疑，朝鲜和越南有着
各不相同的国情、地理、地形、天候、作战地域和民情
风俗、民族心理、民族文化等等，都有各自的特点。就
以气候而言，越南疆域以北纬 8 度 30 分到 23 度 24
分，跨纬度 15 度，南北的气候有较大差异。基本上是
热带和亚热带气候。安沛座落在红河三角洲顶部，是
一个依山靠河的城市，年平均温度约 23 度到 25 度，
尽管我们是在盛夏雨季到达此地，早晚时分，晴天和
雨天温差较大，约 5—8 度，而且相对湿度很大。因此，在最凉爽的早晨和深夜，年轻人穿件单衣单裤还是
感到很热，如若稍有劳作，那就汗流浃背了。特别

是随时处于紧张战备状态的连队同志，他们白天黑夜都泡在雨水和汗水里，用战士们的话说，就是“站着一身水，坐下一身泥”。这支部队的基层干部和战士，多是来自我国东北、华北地区，他们在家乡过惯了四季分明的气候，突然进入四季炎热的地方，确实别有一番滋味。有的战士说，热得难受，闷得难过，困得难熬。可是，为祖国增光，为越南人民不受难，千难万难顶得住，千苦万苦耐得住。所有干部战士克服极大困难，面对艰苦的条件和环境积极探索战斗和生活规律，展开了一系列的作战前准备工作。

1965年8月9日，是我出国高炮部队首战告捷的日子。我目睹了这次战斗情景：晨7时半左右，支队指挥所接到各对空观察所、雷达站报告，美机已有进入我防空区域动向。8时许，白雾消散，天空晴朗，高空飞行的美海军F—4C型飞机三架，进入我防区。我各炮阵地严阵以待，刹那间，美机俯冲，朝安沛到铺合之间的一座山间铁路人字桥投弹。我各种口径高炮，按照战斗方案的分工，集火射击，飞机的尖厉怪叫声，我阵地高炮发射的阵阵轰响声汇成一片，一串串火光撵着三架飞机猛打，其中两架腾空拔高逃窜。被击中的一架，似乎拉不起来，高度不过千米左右，站在地面观看，肉眼可见，机舱里坐着一前一后两个飞行员。这架F—4C飞机被击中，紧接着是飞机机翼倾斜，高速向西南方向飞去，继而坠落。越

南人民对我高炮部队英勇作战击落敌机之举，看在眼里，喜在眉间，逢人便翘起大姆指，并做出一个飞机被击坠落的示意动作。下午，越南国防部、空军司令部，越北军区司令员发出通报，按越方的说法是：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炮第二师，即我高炮 61 支队击落美海军航空兵 F—4C 飞机一架。接着，国内我军委炮兵和昆明军区来电表扬，打响出国作战第一炮。

美国空军使用的飞机的速度、强度、航程、载弹量、电子设备等，都比侵朝战争时期有很大发展，十分现代化。而击落的美国 F—4C 飞机，比起 F—101、F—105 还要先进。但我高炮部队装备与抗美援朝时期相比，虽有所改进，但对付方向、速度、高度变化大的战斗轰炸机，仍有很大困难。然而，首战告捷的事实，说明我们敢于和善于以劣胜优。同时证明，正义之战有极大的凝聚力，高炮兵的革命集体英雄主义又至关重要。备战百日，用于分秒，从指挥、观测到炮手，全靠协同配合。近战集火，任何人不得提前推后，争功诿过，入越八天时间开始击落敌机，给越南党、政府和人民以极大鼓舞，留下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。总起来说，战斗之始，肩负重托的中国高炮部队干部战士，出师胜利传佳音，回报祖国人民的厚爱和希望。

同越南防空军政委邓性的一次难忘交谈

报告之三，写于 1965 年 8 月 20 日

空情仍然不断，只是战斗机会不多。因为入侵袭扰的飞机，是 F—101 战斗侦察机，它高速掠空而过，发出的轰鸣声，十分难听，确象鬼哭狼嚎，机身也怪模怪样，故取名“鬼怪式”。

两天前，支队指挥所接到通报，越人民军防空军政委邓性要到部队视察工作，要求如实向他汇报情况。一天上午，我在 601 团三连，正巧碰到邓性政委来到阵地。连长向全连战士发出立正口令，当场报告。邓性政委十分谦和，让大家各就各位。他席地而坐，同战士们交谈起来。我对邓性细致地端详了一番：中等个头，不胖不瘦，给人精明干练的印象。肩章上缀着大校军衔符号，灰盔帽子，同我们穿一样的卡叽军服，腰间挎一只中国造的“54”式手枪，自带一个图囊。同战士们交谈前，他用越语向大家问好、致意，并通过翻译转达给战士们。他的眼睛透着机敏，见我身着干部服装，便向我询问连队思想政治工作近况。我通过翻译告诉他，最近以来，主要是发扬军事民主，响应胡志明主席的号召，决战决胜，多打胜仗，歼灭美国侵略者。邓性满意地笑了。他很有风度地说，毛主席建军路线的实质是人民战争，人民军队。而发扬三大民主，是贯彻这条路线的重要内容。听了这番

话,我十分惊叹。更不寻常的是,他这次是用汉语讲出来的。于是,我以不失礼貌的口吻说,邓政委对我军的建军原则、方针和内容如此熟悉,作为中国军队的同志应该更好地发扬自己的优良传统和作风,履行抗美援越的国际主义义务!邓政委继续用汉语说,中国人民解放军遵循毛泽东主席、周恩来总理的指示,支持和援助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是一贯的,无私的。他谈到五十年代初期,我党应胡主席之邀派往越南的陈赓将军协助胡主席指挥作战时,在越北战役、奠边府战役中,运用歼灭战的指导思想打胜仗的故事。邓性政委的思维清晰,记忆准确,谈吐流畅。我心中暗想、他至少算得上越南人中的“中国通”。他对中国的情况讲得那么多,对中国军队的了解颇有深度,令人叹服。也许他看出我们的心态,便诚挚地作了自我介绍:我是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的毕业生,中国同志学三年,我学了五年,其中两年是学习基础课程,包括中国话。他解开了我的疑惑。末了,他还说道,1959年回国工作后,每天晚上十一点钟坚持不间断地收听华语广播的国际新闻节目,目的是了解中国的对外政策和方针,同时还可以复习汉语。邓性政委说得非常高兴,离开连队前,他站起来提议唱支歌,自己哼起来:“越南中国山连山、水连水,胡志明、毛泽东……”大家合声、鼓掌。我也情不自禁地充当领唱,带头起唱“解放南方,战斗向前

进……”临别时，我们紧紧握手，他的眼眶湿润了。

二十天后又报捷

报告之四，写于 1965 年 8 月 29 日

距首战告捷仅 20 天，今天又击落击伤美机各两架，活捉美空军少校飞行员一名。

今天的对空作战，从我高炮部队的角度看，可谓是一场激烈、持续、勇猛、机智的防空仗。战斗几乎是从上午九时左右开始，打打停停一直延续到下午五时以前。打得特别出色的是高炮 601 团、629 团。这两个团，拥有装备着轻便的 37、75 高炮和双管、三管高射机枪的连队，他们打得更为活跃，生气勃勃。实现了近战集火歼敌的战术指导思想。究竟有多少架次的入侵美机，作战和侦察部门有详细数据，按我的目击所察，至少有八架十次以上轮番向安沛俯冲，投弹。看得最清楚的是，美机轰炸目标比较集中攻击铁路、桥梁。因为建筑物早被炸毁，满目弹痕残墙。因此，我们集火射击的目标也相对明确，专打低空俯冲的飞机，战果显著。

这次对空作战的胜利，再次证明，我高炮部队面对优势的美军空军，运用毛泽东同志“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”的指导思想，实行“集火近战”的方针，敢于集中兵力、火力，同敌人在近距离展开较量，发扬军事民主，总结经验教训，打一仗，进一步。我们的部

队在实战中,越打越勇,越打越精,也越打越强了。这天的战斗,85高炮也打出了威风。本来,这种苏制的高炮,是40年代已经淘汰的武器,口径不小,运动不便,操作别扭。603团四连一位战士有个顺口溜:“85炮,老笨蛋,用力打,使劲干,用完使过回国换。”29日的战斗中,一门85炮以8发炮弹击中一架F—105飞机。尽管这个战绩是多种因素,多方协作的成果。然而,它说明,武器确实落后,但在相对特殊的条件下,能够充分地利用各种有利条件,战胜先进装备的敌人也是能做得到的。还是操作85炮的这位战士李家怀,战斗结束后又唱个顺口溜:“85炮,并不赖,只要用得好,30年代高炮,能把60年代飞机换”。透过一个战士风趣、乐观和俏皮的顺口溜,看到了我军战场上思想政治工作极其活跃。高炮61支队在入越以后,遵照“千方百计打好仗”的指导思想,展开了各种扎实的思想工作,各团各连都总结出许多现实和生动的经验。汇成材料的,比如有《初战告捷三个环节》、《再战成败点滴经验》等。还有快板诗,反映战术思想的鼓动诗:“集火近战思想树得牢,好似高炮上刺刀,敌机来了跑不掉,空中开花传捷报。”再有一首:“生在松花江,战斗到越南;滔滔红河水,中越友情长。”看一看战士们战场上英勇无畏的战斗,翻一翻带着硝烟气味,沾着泥土的文字,一个个,一群群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人物与群

体，不就站在人们面前吗？

夜审美国空军少校飞行员

报告之五，写于 1965 年 8 月 31 日

这篇报告是补记的，所记事情发生在前天深夜至昨天凌晨。

也许是一种作战的心理，生活在战场上的人都喜欢领略最初的尝试和见闻。初战告捷就是一例。第一次俘虏美方飞行员，也是新鲜事。这个被俘的美国飞行员驾驶的飞机，大约是 29 日下午日头偏西的时候，被我击中的。飞机大约从 2000 或 2500 米的高空逐渐往下滑落。因此，飞机冒烟飞行员跳伞都看得很清楚。飞机坠毁发出巨大的爆炸声。飞行员则向安沛东南方向的莽莽丛林中坠落下去。按当地最熟悉道路的人估算，要赶到飞行员的降落点，至少也要大半天。部队和当地越南民兵带上干粮立刻出发，急奔大山之中。待飞行员被带回安沛我军驻地时，已经是深夜两点钟了（即 30 日凌晨）。这次夜审美军飞行员，由副政委铁英主持。在一间简易的竹棚里，点燃几根粗大的蜡烛，一张桌子，几个条凳便作为审讯室。美军飞行员被带上了来。一个典型的白种人，年纪约三十出头，1.85 米以上个头，皮肤白皙，身上穿着被树林枝杈挂破的毛呢军装，戴少校军衔。他看到我们，眼里透出几分疑意，却毫无惧怕表情。他的裤

筒往上卷起来，左腿淌着血。越南人民出于自己的义愤，把这个飞行员的鞋脱掉了，让他跑不了，因此，他的腿、脚掌、脚背都被山林小路的碎石杂草划出条条血痕。

飞行员坐定之后，他用手比划着要求喝水。本来没有英语翻译，副政委铁英考虑得很周到，他知道我们当中的《人民日报》记者席林生懂英语，就邀他当了临时翻译。席林生同志把话翻过来，铁英副政委让通信员递过去一杯桔子汁。这个美国人露出了笑容。接着，审讯开始了。

全部审讯都是由铁英副政委进行的。

“你是从哪个基地起飞的？”

“从岘港。”

“航程多少时间？”

“最多半小时。”

“岘港有几个基地、几个机场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你的飞机到过几个机场起落？”

“到过西贡，到过岘港。”

“你到越南多长时间了？”

“两个多月前才来，不到三个月。”

“执行过几次轰炸任务？”

“八、九次了。”

“你的图囊呢？图上标了你的袭击目标吗？”（我